

再见,沪东状元楼

■余宏达

今天乘车路过八埭头时,沪东状元楼也已然关门,告别八埭头老屋那天选择在那里吃午饭,难道也成了我们告别沪东状元楼的最后晚餐?

在八埭头地区,乃至整个沪东地区,沪东状元楼酒店久负盛名。史料记载,沪东状元楼是1921年在八埭头地区开设的一家甬帮菜馆,专营宁波一带浙江人喜欢吃的菜肴,以适合上海东部地区浙东籍居民饮食习惯,出名后成了八埭头的名酒家,吸引周边居民光临已不分祖籍。据少儿时代的记忆,祖籍宁波的上海人在重要的家宴或宴请时,多数会上些甬帮菜肴,其中面拖黄鱼、咸菜黄鱼汤、墨鱼(乌贼鱼)大烤、清炒蛰子、毛豆子炒黄鱼鲞等最为著名,脍炙人口;冷盘中的鳗鲞、银蚶、炆虾炆蟹、烤菜等各种花色品种更具特色,咸是咸了点,但适应宁波人口味,上了台面,往往让人急欲一品为快。作为甬帮菜馆的沪东状元楼也决不会少了这些佳肴。

但我对它最深刻的记忆,竟是青少年时期常去沪东状元楼买肉骨头黄豆汤。沪东状元楼外卖肉骨头黄豆汤名声四播,当然,肉骨头的肉是说说的,占的比例太小了,骨头熬汤煮黄豆倒是真的。烧夜饭时分,我们兄弟几个中的一个常会遵母亲所嘱,拿着母亲给的1角5分钱,提着个钢精(铝)锅子,到状元楼去买肉骨头黄豆汤。一般流程是进门买票,横穿底层大厅来到厨房间,有专门的大厨在那儿烧制,汤是用炒锅一客一客烧的,大厨把烧好的肉骨头黄豆汤倒进钢精锅子里,你把早先买的票子递给他就可以了。灶头旁,顾客的钢精锅子一字儿排开,烧好一客拿掉一个,就这样一点一点往前挪,顺利的话,十几分钟就能轮到。买回家后,母亲把钢精锅子放煤球炉上,在黄豆汤里再放点青菜芯之类的蔬菜,家里人口多,汤里增加点分量,以尽量满足全家人享用,回忆起来,至今嘴里似有那肉骨头黄豆汤的鲜美味。

另一个有印象的记忆是我们在沪东状元楼办的婚宴。当时的

习俗或习惯做法,结婚在弄堂里办酒水的为多,请个大菜师傅来家,升起大炉子架起个大锅子,或借邻居家的厅堂房间,或在弄堂里拉灯搭蓬,弄个几桌招待亲朋好友,为的是节省。我们的婚宴选择在沪东状元楼,一方面是状元楼名气大,二来也为了方便,当时的行情有40元一桌的,也有60元一桌的,为亲戚朋友吃得尽兴,我当然选择了60元一桌的。考虑到酒水要保质保量,不发生意外,丈母娘还托了一个专为酒楼供应荤素食品的熟人去状元楼疏通关系。婚宴在二楼办的,婚庆场面隆重热烈,佳肴丰盛精美可口,宾客个个满意而归。

有此沪东状元楼情结在,因而,上个月告别八埭头老屋时,午餐选择在了沪东状元楼,但一顿饭下来,深感遗憾,与印象中的百年老店相差甚远。随着旧改,近百年的老店就此关门打烊。再见,沪东状元楼!真的想再见,希望百年老店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,重铸沪东状元楼这一上海老字号的辉煌。

■郑立华

又是冬天,又见树木萧条,路人行色匆匆。几天前,小区门口的小皮匠卷铺盖回家了,临走时留下一句话,他说这个冬天人们都穿上雪地靴了,还要我干啥。更何况年关将至,是该回家看看了。是啊!哪一个出门在外的人,不是从“又是冬天”这个节点上开始想家的呢!

又是冬天,又见信箱里不断有推销冬令食材的小广告塞进来。其中有一张纸片上这样写着:冬天来了,又到冬令进补好时节,本公司新到一批上等中药饮片,当归、党参……应有尽有,价廉物美,欢迎前来选购。那天我看见隔壁邻居拿着纸条看了又看,然后她笑了笑,又重新放回了信箱里。看来,她是吃不准小广告上说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。

又是冬天,又见菜场门口小贩摆起了地摊——卖羊肉。一块白布铺在地上,上面放上几条羊腿,几块羊排。一块砧板,一尺见方;一把砍刀,磨得锃亮。就听他一个劲地吆喝:又是冬天了,买些羊肉回家,红烧、白切,包你吃了浑身暖暖的,热热的。他的话引人驻足。只是看的多,下手的少,人们在心里边拿他家的羊肉跟别人家的羊

肉作比较,价钱也好,品质也好,好像还是有些拿不准。那一刻,我想到了去年冬天老婆做的一锅红烧羊肉,块块嫩皮嫩肉的,没有一丁点羊膻味,确实是吃在嘴里暖在心里。

又是冬天,又见街头火锅店里头人攒动,热气腾腾。人们涮羊肉、牛肉,涮河虾、海鲜,涮菌菇、菠菜,涮鱼片、豆腐,演绎了一幕幕热烈、生动的火锅情景剧。调料是辣辣的,表情是甜甜的。你来,你来!在一次次谦让声中,人们不仅获得了一份好心情,还为此寒冷的冬天增添了不少暖人的气息。

又是冬天,又见三九严寒数着数着就到了。我要去看看走进耄耋之年的老母亲。

又是冬天,又见街头巷尾人们开始回望羊年,展望猴年,以期能在猴年里多多遇见幸福和快乐。是啊!此刻我分明听到了新年的脚步声。前几天有朋友问我说,年关将至,你会舍下哪些遗憾用心去迎接新的一年。我想了想说,遗憾放不下不要紧,关键是我知道没有遗憾的生活不可能。也就是说带点遗憾走进新年,至少我会知道自己还缺点什么,需要什么。勇气,亦或是脚踏实地。

又是冬天……(作者系翔殷三村小区居民)

营造生活中的快乐

■陈祖龙

生活中的很多快乐,是靠自己发现,去营造的。10多年前,朋友送我一本“中国画精选”的挂历。画作名头大,黄胄的驴,徐悲鸿的马,齐白石的虾,张大千的山水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堪称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加之印刷精美,我一直舍不得丢掉。迁入新居后,我将挂历上的画稍作裁剪,配上镜框,挂在客厅、书房里。虽是印刷品,朋友们看后仍称赞说蛮有书卷气,提升了新居的品位。我听后得瑟感油然而升。

退休后的我不甘寂寞,利用自己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优势,对自己提出每年在媒体上发稿百篇的

要求。每日里在社区寻找写作素材,跑图书馆读书看报充电,甚至从日记、影视、旅游、与朋友聊天、和小孙嬉戏中发掘写作由头,字斟句酌写成稿件,通过“伊妹儿”发给媒体。忙得不亦乐乎,生活充实得一塌糊涂。

天道酬勤。发稿百篇的要求每年都能实现。今年更是形势大好,到9月下旬,即发稿满百篇。心想又有了一个自我庆贺一下的借口。喜滋滋蒸了两只肥硕的大闸蟹,烫一壶黄酒,自斟自饮。噫,微微醺矣,陶陶乐哉。

营造快乐,善待自己,退休生活其实真的是蛮开心的。

(作者系翔殷行路301弄小区居民)

怀念布鞋

■郝建民

天冷了,妻子为我做好一双老式的“蚌壳棉鞋”。左右两瓣,黑色的灯芯绒鞋面,肉色的橡胶鞋底,里面满是长毛驼绒,暖和又舒服。看着鞋的模样,让我想起儿时穿过的那些布鞋,那是母亲手工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啊!

小时候穿的是“里三层,外三层,缝缝补补又三层”的土布衣。当这些衣服穿得不能再穿了,母亲才用每年发的七尺布票,给我做件大大的上衣,剩下的几尺布,尚需安排家中其他人的衣着。对我们兄妹六个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,母亲也不舍得扔,还要拆衬,就是把衣服拆成布片,剪去破损的,其余的再整理出来进行利用。

母亲做布鞋的整个流程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。首先她在门板上刷上一层层浆糊,亲自将一块块零头碎脑的布片,一层层整整齐齐地粘到门板上。数天后,门板上的布就结成了一整块硬硬的“壳”,母亲就按照我们脚板大小,将“壳”剪裁成一个个鞋底样子。接着就开始纳鞋底:她先用锥子

在鞋底上扎出一个小洞眼,然后将穿着粗线的大针穿过锥眼,把线拉实,再紧一紧,一上一下,间距匀称。相邻的针脚便构成一个小小四边形,行行排列整齐,这样纳出的鞋底才结实,母亲纳鞋底纳得又快又好。

每次纳鞋底时,母亲身边总会放一个小蜡烛头,这是用来润滑针尖的,这样纳起来既快又省力。做鞋面比较简单,照着鞋帮样子,剪上一两层衬布糊上便可以了。一般用黑斜纹布,好一点的才用灯芯绒布。为了不耽误过年时孩子们能有新鞋穿,母亲总是把鞋底带在身上,因为她休息时要纳,串门唠嗑时要纳,连走路时也要纳。总之,为纳鞋底,点滴时间她都用上了,有时还要加夜班。一觉醒来,我看到房间的角落里还亮着暗淡的灯光,只见母亲手臂的影子在昏黄的墙壁上不停地画出一道道弧线,接着就听到了“呼、呼”的拉扯麻线的声音,不觉心中为之一热,记在脑海中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,现在想起,那些布鞋里凝聚着母亲的多少爱啊!(作者系宝山区居民)



八埭头 第57期

层林尽染(摄影) ■吴熙 许杨小区居民

内心深处留有一瓣书香

■王志良

闲顿时,唯嗜读书,一个人悄无声息坐在桌前,翻开一本书,静静地,聚精会神细细品味,沉醉于唐诗、宋词,沉溺于小说、散文,任由时光在不知不觉中缓缓地流淌。读书,实乃人生一大乐事也。它是生活中的一汪泉水,流入干涸的心灵,它又是陶冶情操的一味妙方,唯它不成。读书,不为别的,只为自己聪慧、明理一些。

春天,坐在临窗的书桌前,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细雨声,啜饮着桂花茶,静静地读着唐诗,心情安谧而超然,读到得意处,抑扬顿挫朗诵着诗的字字珠玑,时而惊叹诗人隽永的语言,时而提笔摘录佳词妙句,一阵春风徐徐吹来,拂起桌上的书页,自可体会那种“风吹哪页读哪页”绝妙意境。真是别有一番读书情趣在心中。

夏天,酷暑难熬,泡一大壶可口清凉的大麦茶,亦躺亦坐于院中高大的树下撑出的阴凉处,喝着大麦茶,耳听蝉鸣,静静地读着寓意深邃的小说,无不为一波三折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、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而击掌,心亦浸淫在作品中与书中人物同悲同喜,待到动情处,潸然泪下,其时早已不觉炎热,但觉清凉从心底涌起。酷暑天读书读到“清凉”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,这时会产生莫名的感慨,人生最大的快意莫过于在夏季树的荫凉下看书。

秋天,秋风瑟瑟,树叶渐黄,仿佛觉得自己就像一棵树那样安详、宁静。沏一杯淡然清雅、幽香清新的乌龙,边品味着香茗的色韵,边读着恬淡幽深的散文随笔,那流畅的文笔,令人齿颊生香,享受着文人笔下的经典,对神来之笔,拍案叫绝。一落叶飘下,恰落于书上,

轻轻地抚摸着,尔后将它抛向天空,其在天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,悠悠而下,复归大地,一如静静读书的我。

冬天,夜寒且长。林语堂在《读书的艺术中》曾云:或许在一个雪夜,坐在炉前,炉上的水壶铿铿作响,身边放一盒淡巴菰,一个人拿了数十本哲学、经济学、诗歌、传记的书,堆在长椅上,然后闲逸地拿起几本翻一翻,找到一本爱读的书,便轻轻点起烟来吸着。吾辈读书岂能与大师相提并论,冲一热水袋,捂于怀中,待坐久了,水温凉后,即钻进暖暖的被窝,继续读着字字巧妙、句句令人心神俱往的宋词,直至疲倦至极,头一歪倒在宋词的怀抱中酣然入睡。一觉醒来,昨晚情景历历在目。那留驻笔端的天籁并不因酣睡而被遗忘,总在内心深处留有一瓣书香。(作者系东宫文创中心学员)